

中国服装史研究



(日)原田淑人 原著
常任侠 郭淑芬 苏兆祥 译
黄山书社

23.5-09
31

J52.5-09
Y931

中·国·服·装·史·研·究

(日)原田淑人 原著 常任侠 郭淑芬 苏兆祥 译

黄 山 书 社

SBJH/

责任编辑：于志斌
装帧设计：方绍武

中国服装史研究

(日)原田淑人 原著
常任侠 郭淑芬 苏兆祥 译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15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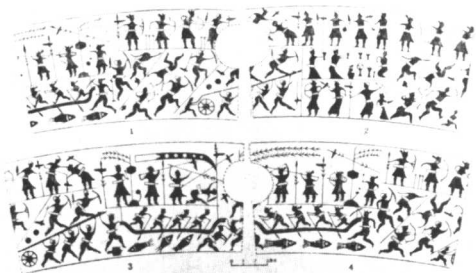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2,000

ISBN 7-80535-004-3/G·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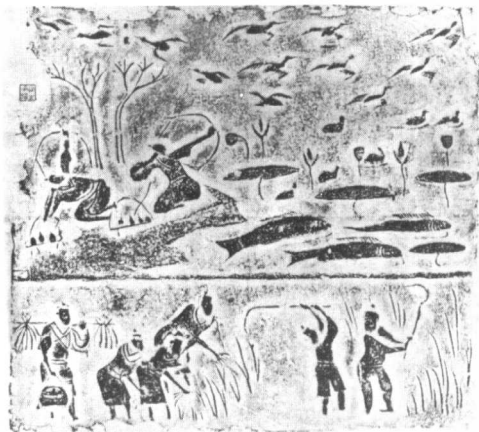
定价：2.00元



二、秦将军俑服装
(陕西长安出土)



一、战国时战士服装 (铜器)



三、汉代劳动人民服装
(四川成都出土砖画)



四、秦陶俑妇女服装



五、唐代的骑士服装



六、唐代的妇女服装



七、唐代西域女子服装
(新疆出土唐绘)



八、唐代长安泼寒胡俑 (着西域装束)



明初民族英雄封開
平王鄂國公常遇春
遺象贊

民族英雄明開平王
封鄂國公吾族之光
王之先世為元編氓
橫遭魚肉難飽糟糠
田園荒蕪飢饉流亡
吾王奮起驅逐豺狼
江山重整日月光昌
錦常十萬戰果輝煌
米石先登孔武名揚
柳河大捷威震遼方
壯年長逝勳業永彰
桓遺象終古流芳
春蘭秋菊永薦馨香

此像明初宮廷畫師所造
妙簡壯年短鬚脫髭元秀
金環壯年短鬚脫髭元秀
不敵英武與俗俚色兼類圖
別者不同吾族供奉已數百
年古味明赴甲辰國際大學
精心臨寫因書畫贊以誌
感贈王生於一三二年即於
一五七九年壽三十九歲上當
帝位休謹誌庚申八月

九、明初民族英雄常遇春像（明宮畫）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服装史研究导言.....	1
第二编 汉六朝的服装	9
第一章 绪说.....	9
第二章 汉六朝的绢布.....	14
第一节 种类及产地.....	18
第二节 图纹.....	24
第三章 汉六朝的祭服.....	38
第一节 汉代的祭服.....	38
第二节 六朝的祭服.....	55
第四章 汉六朝的朝服.....	59
第一节 汉代的朝服.....	59
第二节 六朝的朝服.....	65
第五章 汉六朝的其它装饰.....	69
第六章 结言.....	83
第三编 唐代的服装	85
第一章 绪说.....	85
第二章 唐代的织染.....	88
第三章 武德令之服装及其以后的变迁.....	92
第一节 武德令之服装.....	92
第二节 贞观以后的服装	112
第四章 唐代一般服装	117
第一节 男子服装	117

第二节 女子服装.....	124
第五章 余说	137
第四编 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	140
第一章 绪说	140
第二章 西域绘画所见汉人服装	145
第一节 汉服	145
第二节 一般服装	151
第三节 武装	156
第三章 西域画上所见西域诸国服装	162
第一节 高昌服装	162
第二节 焉耆及龟兹服装	167
第三节 于阗服装	168
第四章 结论	172
后 记	176

第一编 中国服装史研究导言



自从达尔文作了《物种起源》的研究，恩格斯又作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从此人类的生活行为、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演进，都有轨迹可寻。人猿虽则同祖，但有多种猿类，都不能创造工具，只能就自然的条件来生活，至今仍不能创造人一样的社会。只有在原始时代的类人猿，用劳动改变了自然状态，用工具为自己创造生活条件，用智力继续发展，这才出类拔萃，成为万物之灵，而掌握这个世界。

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是衣食，是性爱。有此条件，才能使自身的生命得以保存和壮大，并且不断延续。人与自然斗争，人与野兽斗争，人与人斗争，在不断的劳动、不断的斗争中，人类社会文化才逐渐出现、逐渐发展，而逐渐有了美好的生活。服装的发展，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一切生物，在形态上都有其自己的式样、颜色、花纹等，但这是自然生成的，不是自己可以创造的。比如兽类和禽类的皮、毛，有各种颜色和花纹(虎、豹、貂、獾、猫、狗等不相同，孔雀、鸳鸯、翠鸟、鹰、鸽、鸡、鸭等也不相同)；一些野生动物皮、毛的颜色可以随时令而变化，一些家养动物皮、毛的颜色则可以随人的意志而变化，但它们自身对皮、毛的颜色都是无能为力的。即便蜜蜂可以自造食品、自营住房，桑蚕可以吐丝作茧，螺贝可以具有各种颜色、花纹，但这都是由于遗传本能乃致于自然生成的。有的生物有早于人类的源起的历史，但是历世形状很少变化。唯有人可以模仿一切，创造一切，夺取一切，主宰所有生物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来创造一

个缤纷多采、五光十色的世界。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先进民族之一，她对于衣食都有最美好的贡献，并将之传播四邻。当有些民族还处在蒙昧状态时，中国人已经善于养蚕织丝、制成美服，开辟一条丝绸之路，送向远方。即此一端，已经可以自信有丰富的智慧了。但我们决不能自满，还要不停的前进，与世界争胜。很多文化历史的成果，都从劳动、斗争发展而来，经过悠久的历史，才由口传而到文字的记录和图画的写照。作一次历史的回顾是有益的：可以回想我们世世代代如何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先民勤奋的劳动，艰苦的斗争，各民族间的融和与交换智慧，成就了中国的文化，成就了中国的民族服装与美学风格。先人所遗留的成果是不应忘记的。对服装史的研究，也就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部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为世界作了一项独具面貌的贡献。

服装的质料与样式，可以从远古说起。对原始的人类，有穴居野处、茹毛饮血、食肉寝皮的传说，由此知道人能用石器与野兽斗争了。当时人还没有居室，所住的只有洞穴，已与野兽不同，能战胜野兽，食其肉而寝其皮，衣食都从斗争中得来。等到有了文字，就记录下这些情况。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流传有 (衣)  (裘) 两字。衣与裘：一有毛，一无毛，是原始人类剥取兽皮，披在身上的原始自然形态(尚未加以剪裁，与现代的披蓑衣、披斗篷相似)。披、帔、被，三字皆从皮，白天披在身上叫帔，夜间覆在身上叫被，“衣被苍生”、“食肉寝皮”的古语，就以此流传。“衣”是“皮”的图形，依附人体而成为衣，最原始的衣被，不过是披一张兽皮用以御寒而已。裘也即滥觞于此。

在新石器时代，流传下石纺锤，因此推测在其时就能制作线索。在新石器中有石碱(针)，可以穿线缝衽，线用兽皮制或丝麻制都有可能；因为甲骨文中“蚕”有“丝”字，铜器上有蚕纹，随葬品中，战国时已有金蚕。蚕丝的发明，起于远古。传说中归于黄帝之后嫫祖，时代已难考定。养蚕在世界上以中国最早，为中国古代人民

的劳动成果之一，却可以肯定。

有了穿线缝制的本领，衣的形制从此改变了自然形状，就能多样化。逐渐要求合于身体的尺度、长短、大小，随意所欲，能改造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单是蔽体御寒而已，并且开始了美的要求，实用的美与形式的美走上了第一步。

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装身的佩饰，在周口店山顶洞的人类中，有磨制钻孔的石珠，穿成一串，并且加了染色。在其他古人类的遗迹中，曾发现有兽牙或磨出孔的贝壳，作为佩饰。穿孔的技术既为人类所掌握，由披衣进而制成合身的穿衣，这就不难想象了。兽牙与兽角都成为装身的东西，这正是人与兽斗的战利品，值得作为宝贵的纪念。

在两周时代，中国的服装已经进一步发展，有了服色的不同，有了贵贱的等差，并有了质料的规定。在《周礼》中曾有记载。据孔子《论语》说：周礼是按照殷礼，有所损益的。如此，它的服制更可以上溯到殷代了。孔子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简”。周以前的王冕，原来是麻布所制，现在变成了丝制，质料不同，正是损益变通。又说：“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一代因袭一代，可能形制有所传承。至于《三礼图》所说，已是汉人的著作。以汉人说远古，犹今说汉代，并非去古未远，就未必如汉人的想象，一成不变了。汉画象石中的伏羲、夏禹，也只能看做是汉人的服装。

可注意的是孔子对服色的评判。《论语》曾说：“君子不以绀緇饰，红紫不以为褻服”。统治阶层，穿着红紫的颜色，自此成了定制。“满朝朱紫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终了。绀是一种微黑的颜色，不适于上层服用。丧服用黑色，朝服用红色，传承为通制。至今婚礼用红色，丧礼用黑色，也还在社会上流行，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从孔子以来，一直到明代，红袍煊赫了几千年。流传在我们家族中的一件明初宫廷所画开平王常遇春像，头戴乌纱帽，双耳垂金环，红袍绣金龙，可为一例。龙是王爵专用的图案，平民不得使用。但是，王公爱红色，平民也爱红色。大概以红色代

表光明与华贵，已经成为人们审美的意识。

用赤铁矿染色，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彩陶，多用红地黑纹，使用朱墨。到墨子的时候，他所见的染丝，已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五入则为五色”了。五色相宣，在服制的颜色上，因之而更有发展。黄色居于首位，后来几乎成为帝王专用的颜色，大概也因象征光明的缘故。

服装的式样，因各民族的习尚爱好而不同。传说古代有两个氏族集团，在江河流域，互相斗争。他们的领导者一个叫黄帝，一个叫蚩尤。在流传的古器物上，常把蚩尤画成头戴角、手持弓的英雄人物（到西汉初年的沛公刘邦，尚“祭蚩尤于庭”），为自古而有的八神之一的战神，可见其强悍。但却被黄帝这一强大氏族集团击败，“窜三苗于三危”，是其斗争的结果。黄帝氏族的服饰，以战胜者成为正统的样式。至今我们西南民族的服装，仍宽边大袖，大襟右掩，不知其是否传承着古代的样式。相传我的家族移民来自山西洪洞老槐树，元明之际定居淮河流域，到我的祖父祖母一辈，衣着上还是宽边大袖，大襟右掩，颈上无领，与苗族的服装大致相近。到清末以后，始有变化，旧日服饰，虽已扫去，但犹存记忆之中。妇女着旗袍，是满族的服装，清末渐传于汉族。至于京戏的服装，则无论演的是秦汉魏晋的故事，一律身着明代服饰。红色成为显要的颜色，则不分时代，不论乡野，都成为流行色，占了很长的历史年代。

习用右襟或左襟，也成为民族服装的标准式样。《论语》曾经说：“微管仲吾其为披发左衽矣”。以管仲的富国强兵，抵住了北方的入侵，齐地才免于披发左衽，为此《论语》才作了赞颂。但在赵武灵王胡服习骑射，与敌相周旋，却作了大大的改变。可见人与人斗，学习对方的所长，以求胜利，也是改进的一种冲击力量。

中国各民族不论谁掌握政权，都会把本民族的好尚与所创造的文化，带进了共同建设的大家庭，丰富了它的内容与外貌。中国自东汉以后，开始由曹魏移入一批北方的民族，在江淮之间定居。到

东晋时，北方的各民族分立政权，五胡十六国都各有领地，各有民族的好尚与服装的形式，逐渐改变了社会的风貌。在中国北部，其中以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由鲜卑族执政较久，近年在太原新出土北齐娄睿墓中壁画和陶俑，足证当时的服装形象已经打破了左衽右衽的限制①。战国时的“短后之衣”，“补黑衣之数”的黑衣，为了便于服役劳作，都备一格。西汉的“犊鼻褌”本系佣保的劳动服，也曾为文士穿着，这些下级服装，虽不象官服有诸史《舆服志》记载，在劳动人民中，却传播延续，有其实用的价值。

关于服装质料的演进，也随时代而异。原始人的衣和裘，都是人与兽斗，从野兽身上取来的。到周代取用的兽皮种类既多，而且有了贵贱的等级。裘以取温，狐貉为上。《春秋繁露》说：“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则已有了阶级的限制。《论语》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狐裘与絮袍，成了贵贱的差别，若果并立而不感自卑，仲由就值得称赞。《论语》说：“狐貉之厚以居”，又说“缊衣，羔裘；素衣，麀裘；黄衣，狐裘。”狐裘成了黄衣人公侯的专用品，孔子曾为鲁司寇，是有资格御用的。至于羔裘，则如牧羊人所穿的一样普遍，那就属于黑衣（缊衣）阶级了。蚕丝有家蚕野蚕两种，养家蚕开始于中国，甲骨文里的蚕与丝，还不敢断定是否家蚕。不过在《孟子》中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说“七十非帛不暖，”就肯定是家蚕了。野蚕又叫柞蚕，在柞树上放养，蚕老在树枝上自然结茧，丝色黄，织成的柞丝绸是淡黄色，出产于山东和辽宁。过去齐鲁人常贩运国外，多是此种。家蚕结茧也有色黄和少数他种颜色的，以白色的为主，我幼年在家养蚕所见尚如此。把丝染成五色，已见《墨子》，织锦成章，汉代盛行。近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所得的丝织样品，甚为丰富，衣服的式样，也甚见工巧，足补过去研究资料之缺，无怪丝绸之路，畅通西方，得到西域、印度、天方诸国以至东罗马人的赞美了。

除丝织品之外，葛与麻也成为夏日的衣料。夏葛而冬裘，在周代已是如此。《论语》说：“当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葛之精者为絺，粗者为綌。这一般也只作为平民的服装。《礼记·玉藻曲礼》说：“袗絺綌不入公门”。却盛行于民间。麻织品的开始也很早。《论语》已有“麻冕礼也”的记录。在汉六朝时，盛行的白紵，常见于歌咏，也就是后来的宜黄夏布之类紵麻织品了。

在从猿到人，或半人半猿的没有衣服前，还有一段文身的习俗，特别盛行于南方的温暖地区，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文身也是一种与敌斗争的手段。当人与兽斗或人与人斗，希望威敌致胜，就采取涂身涂面，做出可怖的形象，有以朱墨涂身的，有把面部画成怪异的。其作用都是增加威慑力。在北方寒带，人体蒙上了服装，文身渐少，而画面的却未绝。如京戏中的脸谱，大傩舞的假面，方相的假面，以及兰陵王破阵乐的假面，都是以威敌致胜为目的，有其习俗的根源。

在南方吴越，古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说是人民没水取鱼，惧为蛟害，所以文身却敌，这就是一种斗争手段。文身之俗，后来逐渐变为装饰，如《水浒传》所记九纹龙史进，可见在作者的时代，仍有此俗。文身在日本叫做“刺青”，艺术颇为工巧；在南洋、欧、美，都有此俗。记得世界二次大战时，希特勒极其残毒，曾经剥取无数文身者的皮肤，存为战利品。日本文身的艺术，至今不绝，男女皆有。曾见有人在前胸后背，刺成文样，有如刺绣一身衣服，这大概是为了男女双方取悦而作为装身的艺术了。

在袍服上刺绣文样，也与文身的意义相同。人与兽斗，就把自己装饰成凶猛的兽类。龙虎风云，象征君臣。熊黑虎豹，象征勇士。用虎皮战裙，作为战斗者的装饰，更为常见。帝王将相，都有一套服装，以显示自己的尊荣，这就更不待言了。至于象河北满城汉墓所出的金缕玉衣，用以装殓死者，陕西临潼秦兵马俑用以拱卫死者，这样虽死犹显示其封建统治者的声威豪奢，可以说是更加特殊化，

给后世留下研究的资料。

中国在隋唐时代，统一南北各民族，成为一个东方的大帝国。唐代的文治武功，被西方各民族称道，尊为天可汗(王中之王)。李世民的先世，姓李托拔古，原是匈奴胡族(见陈寅恪考证)，自称道教祖师李聃之后，特尊道教。但是风习上却有许多胡气(鲁迅语)。他能采取开放政策吸收各国人士，安国、史国、曹国、南疆尉迟、日本、安南等地，都有归化的臣民。大秦景教，波斯胡商，集于长安，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中心。社会富庶，人才优异，文学艺术，都展放出异彩。膏粱文绣，狗马声歌，异族通婚，男女竞秀。这个时代的服装，也是不拘一格，融和各民族的爱好，来互相比美的。而且当时的商品流通，远达西方世界，在染织、花纹、色调上，也要投合各民族的风习爱好，去互相学习。试看近年所出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和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等壁画明器，丰富多彩^②，足为唐代服装的研究，添增资料。

自汉唐以来，在服装的质料、色彩、样式、花纹图案上，都日见丰富。在佩饰的珍物上，也因域外交通，珠宝胡商，运来了不少贵价的东西：汉以前常见的是黄金、美玉和绿松。到唐代《大唐六典》中，就记载着不少宝石的名称，如瑟瑟、玛瑙、琥珀、钻石等。而且从南方出产的动物身上，开发了不少装饰品，如犀角、象牙、孔翠、玳瑁等，都进入了首饰、珍玩的行列。特别是合浦的明珠，皎皎生光，为佳人所爱，作为定情之物，流传许多佳话。这种新事物的引进，为服饰增辉，也为文学、艺术增加不少素材。

关于中国古籍对这方面的记录，日本的原田淑人教授有不少精心的考证。以下转译其说，就不多阐述了。

注：

①见常任侠：《中国艺术考古的新发展》。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6

年第1期。

④见香港《大公报》、《文汇报》1978.4.20所刊常任侠《唐永泰公主墓的两幅壁画》。此文收入《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1984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